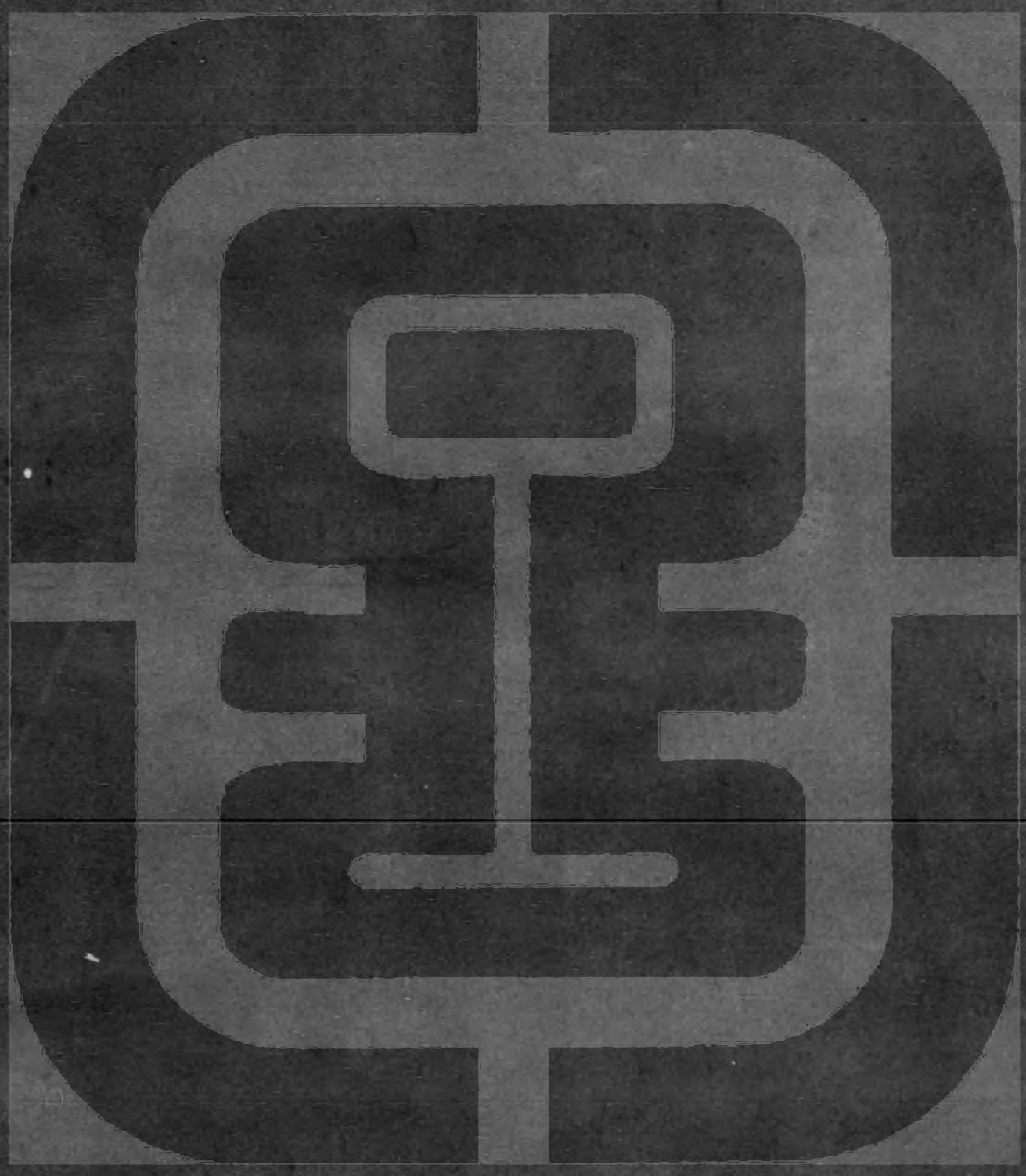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五十一

齊

劉峻第編
劉悛第續第
祖思宗人文仲

崔祖思 叔父景眞 景眞子元祖

荀伯玉

虞悰

虞玩之

江柘劉暄

江謐

蘇侃

胡諧之 范百年

劉休

蕭惠基 第惠休 惠朗

張岱 兄子緒

謝超宗

謝顯弟蕃

沈憲

張融融弟寶積

王秀之從父弟延之
論之子昕

王曇首從叔玄載
房叔安

袁彖宗人廓之

陸澄

劉獻蔡仲熊

王諶從叔搞何憲
孔邁

妻幼瑜

謝朓

到撝

沈沖

阮韜延之
秀之子峻

玄載弟玄邈

劉祥

王諶從叔搞何憲
孔邁

妻幼瑜

獻弟璡

陸慧曉兄子闡
絳弟厥

孔稚珪父靈產

闡子絳
王斌

周顒

江教

蔡約

顧憲之

王逡之

何戡從叔昌寓

庾杲之

孔琇之

裴昭明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悛父勔
少隨父征竟陵王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荏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寢殿內深相款好並爲宋
明帝所親待悛本名恍宋明帝多忌反語變恍爲臨讎
改名悛焉武帝常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盥澡罐受四
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郡南古江隄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
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彊濟有世譽於流俗蠻王田
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物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
千萬人悛人人執手纏以漏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
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勳於大航戰死悛時
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勳屍勳屍頂後傷缺悛割髮補
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帝代勳爲領軍素與勳善
以書譬悛發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軍出頓
玄武湖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其舅愷入省欲使領支
軍及見皆嬴削改貌於是而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龍驤將軍都陽縣
[illegible]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懽宴敘舊停十餘日乃

下遺文恵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覆修父文之敬齊
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
興功臣劉勔動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興運隆替不容
復盾意也初蕃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
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
之際人所不恵卿昔於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
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
慾前代退不以實迎荅遷太子中庶子
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車騎軍後轉司州刺史悛公心動
討殺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
從壽陽之鎮過動碑下再拜泣涕悛於州治下立學校
得古禮器銅鼎饒鬲山銅鼎鑄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
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盛修山池造雍蕭武帝著
鹿皮冠披悛冕皮衣於蕭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止
後從駕登蔣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

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
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
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
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
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爲累輕輕錢數十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
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
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銘鑄錢重五銖一依漢
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
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
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
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
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
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
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
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
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
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
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
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工費
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鑒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
軍事悛既籍舊恩充能文附人主承迎權貴賞客閨房
供費奢廣羅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
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
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
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
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
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皆見恩
遇高帝爲鄱陽王鎛納悛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

義納悛又爲妃自此連姻帝寵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
城轉五兵尚書初宋桂陽王休範舉兵犯闕悛父勔領
兵鎮扞石頭兵敗死之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
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
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三子孺覽遵俱知名悛
弟愷位太子中庶子子荀與孺覽遵皆列在梁史愷弟
繪字士章解褐著作佐郎爲高帝行參軍帝見而歎之
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以繪爲鎮西刘

兵參軍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
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琅邪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
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
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繪在郡嘉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離還問繪在部何
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
少講學處之郭乃爲中書郎掌詔誥勑助國子祭酒何胤

撰儀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論議比皆法音見陵
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捷
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
語曰三人共宅火清潭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
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
言其事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
足八字云提攜鞠養甫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
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事凡悛恭謹與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

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解之乃免死引
爲録事筆翰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爲
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
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
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以繪爲雍州刺
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
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
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詣梁武帝於

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弟紹梁史有傳繪弟眞
字士溫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
滎陽毛惠遠善畫畫馬眞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眞妹
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
疾醫所不療有陳鄙殼備善寫人面與眞不別眞今舊
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眞
乃密使媪嬭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
死於是恩情鄙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若因即以此
畫焚之眞仕至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諲
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
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亮廟廟有蘇
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爲列今欲正
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便爲四凶之五使君若清此
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也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在淮
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士簿甚見親待參預謀議
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曰讖云金刀利刃齊
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高帝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還齊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矦膽既至祖思曰
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矦膽呉食非祖思
所解祖思曰魚鱠膾鯉似非勾呉之詩文季曰千里蓴
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故應還沈高帝輔政衆議
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
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之曰祖思
還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
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
宋氏厚恩復蒙明公接眷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
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
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
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
受禪閣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
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自古開物
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於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
北廣開武校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劉備取帳
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文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
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

唯碧綃紋幬三齊茵席五盥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
言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言自解又答曰畏解故
不言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
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甲構膳器則陶瓢充
御瓊饗玉勞碎以爲屑珍裘錦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
有紫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夏清編如此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貴宜清置
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
律士乃令史門下刑之不曆抑此之由又曰婁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才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而編戶千萬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徵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既多又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聲歸正道莫如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簴羽
戚登歌而已卜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簡
而謙畢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
上深加歎息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
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人士思之爲立祠子元祖

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少游臣甥有班倕之工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畫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常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壟斷販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斷穀米不聽出淮比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戍寇彌須沃實之境且是江北流儉有流亡之獘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姓所懷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繩一枚上納受之後竟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荀伯玉字靈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遥翮

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閣翅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旨
伯玉勸高帝命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
數百覆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
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
莞笪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
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城南裸上有二青
衣小兒語伯玉云莫下鼓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角一泰始七年文帝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
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時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
中自謂是吼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
還復飲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
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驗矣昇明初仍爲高帝驃騎
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

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任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
章王司空諡議大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諮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無陵還景眞白服乘畫
輪車駕駟馬從數十騎出入永巷令得通夫人貴人
所辨謾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吕者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親愛故武帝爲太子意是有
改立之意武帝東還高帝遺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勳
詔責并示以景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眞殺之胤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
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曰皆往東宮命裝東又勑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下輿遂幸東宮乃已
詔王宴飲因游玄圃盡長沙王晃竟華盖臨川王映執
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
王嶷又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吉不宮殆慶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出
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曼
共載弔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
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纔
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
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憀然切齒形于
聲貌明日入宮便言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前
伯玉宅政可設崔羅也 綱與後言外論云千勑萬令不如

苟公一命武帝深然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因
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誅伏誅而亂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父耳又
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
好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選隨人去其家尋求不能得後
出家爲尼伯玉卒致敗亡云

蘇侃字休烈武昌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出身補良城令薛宣鄭弘引侃爲其府參軍
使掌書記侃自按南歸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帝用爲
冠軍録事參軍是時新失淮北高帝北戍鎮淮陰不滿
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常恐虜至帝乃作塞客吟
以喻志侃達上之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
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
分金銀賦賜將士帝伷遷隨府轉復爲帝太尉諮議侃
軍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議太尉記載帝征
之功封新建縣侯尋臺建爲黄門侍郎領前鋒校尉
以心膂帝即位撰聖主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
爲上惜之甚至謚曰質侯

子昶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丞尚書父秀
昶悰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丞尚書父秀
之黄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牀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
仕宋位黄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廢三
日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宦家貧薄

[illegible]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爲太
寺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
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
疏有黃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
官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驟遷初部尚書武
帝幸華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糊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
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
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
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
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
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
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
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
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
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
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

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奬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内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傢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

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虎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橦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内外終於梁州刺史

庾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玟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雙支尚書事不徒然今藏府關吾賢居右丞宜覽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憲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轉少府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說黑斜鋭甚奇斷以苫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貢之着已三十年貧士

竟不辨易帝咨嗟因賜以新寢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
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恐盛衰不可遺所以不
敢當帝善之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
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稱旨七之美
齊名見遇遷黃門郎領本郡中正先是宋世人籍欺巧
及高帝即位刱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
元二年詔輔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台頃貶俗
敗巧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鬻萬端或
亡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簿籍交訛死叛俸私而云
身彊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
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
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各獻嘉謀以振流化玩之表言便
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
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錯正猶彊推
却以充程限既連年不已又譜巧書戍緣淮各十年百
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
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
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

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擾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由是乃詔謫役邊疆各許還本土玩之以久宦年老哀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士貴外部孔邈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遇並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譊譊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甚後貴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皁莢於地曰鄉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父超九眞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蕃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爵南鄉侯交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

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録事參軍喜薦之於明帝得在左右版柱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充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無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簽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瘦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皆使休簽之以故得親密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羅彥遠以善暮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劉氏二十

令休於宅後開小庫使王氏責埽帚皁莢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惰晚節邪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劉秉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軍

之體微古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祏姑爲高帝兄始建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
后生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
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
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
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
明帝嗣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
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
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丑瓚等屢謀竊發祏憂震
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朝將
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虒當得十四年
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
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
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宮仗廉
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
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祐祐謂明帝曰昔人相瞳得一州便躓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粟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閤外一以相委祐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祐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祐第衛尉祀爲侍中皇后第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祐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稚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治軍人豐勇之徒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抑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看之暄帳下詣暄暄曰旦已賣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

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之貴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遥光暄以遥光宗右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天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

未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祐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游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乘馬小子安在吾豈能得此

因問祐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勑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歛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遥光事起以討

劉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薨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構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
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
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君政無事讓
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怒之和帝中興元年贈
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
散騎常侍太常卿

蕭惠基南蘭陵人也父思話宋贈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自有傳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

審以女結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
命明帝遣惠基使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上言反
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斬
賊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部曲並欲論功惠
基毀除勳簿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
而已豈吾懷素之本邪遷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基
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
也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帝頓新亭壘以惠基
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

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表弊劉秉起兵之久高帝以秉是
惠基姊夫惠基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
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高帝即位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
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每遷太常
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舊儀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
樂正聲鮮有好音惠基解音律允好魏三祖曲及相和
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暮人琅邪王抗第一品
吳郡褚思莊會稽夏侯第二品亦松思速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闘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
莊入東與玄保戲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
莊與王抗交賭閩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畢上倦遣還省
至二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襄思覘達旦不寐世或云思
莊所以品藻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
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使抗品綦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
掌其事初思詰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
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
士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附載從兄昧素傳列

在梁史惠心基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勑中書舍人荀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挂陽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備位左戶尚書子介亦附踈素傳

張代山字景山吳郡吳人祕之父裕宋會稽 [illegible] 自有傳代山

仕宋州辟從事累遷東海令時殺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舍須養所以極遷下邑欲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簡注未滿代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可以代山遷制將欲糾舉孝武已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已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代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監海五郡爲征虜將軍鎮廣州豫章王爲征虜將軍鎮廣州代山爲車騎將軍鎮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將軍鎮南兗州代山歷爲三府諮議二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伾曰王既以執事多門而無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伾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閽短長更皇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吏孝武召伾謂曰卿美効風猷兼資官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卜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尚書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以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倫爲吏部時專掌銓衡伾每相違執及倫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伾兄子瓌與倫第恕共誅吳郡太守蕭

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伾曰恕來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試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伾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若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宰欲以右僕射擬伾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加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伾歷仕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伾拜竟中詔以家貧爲府武帝即位復爲

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漸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岱兄演仕宋位太子中舍人演子緒字思曼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數公叔父鏡從叔暢並皆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數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郎部都令史諮詳部內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繫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公始遺風宜爲宮職

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宮官罷選皆擬舍人士俗以爲美官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晉元徽初東昏嗣位委事宰輔緒以儉人地兼解作諾有以告袁粲稍漸者粲曰卿但當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尚書右僕射王儉嘗云緒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儉射王儉嘗云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緒坐遠不聞僧達言上難移緒乃遣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

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時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喪政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光少侍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李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是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當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故求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一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郡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州獻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說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琎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勑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終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霎止以廬葭輬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以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官安西功曹潘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列在梁史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宋臨海太守自有傳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弑立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謐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彊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謐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及即位

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嘗召見狎侮之謐再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奠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義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奠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奠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謐情款隨謐莅郡

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衣食之盡云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高帝領南兗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篡稽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慕以委謐尋勑選

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輩僚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
疑其怨不預顧命也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
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疑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宮
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為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未發憂甚乃以蓍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縅玉杯
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
死果以金塗屑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
人門牓死人髑髏為謐首介棄官而去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自有傳父鳳
與超宗坐靈運事徙嶺南鳳卒徒所超宗元嘉末得還與
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劉安王子鸞喜武
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殺淑儀寧超宗作
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
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闇君有異
物可見乎超宗曰懸聲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
識正觸其父名曰旦待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

殿中郎三年部令史駱宏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
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宏議高帝
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左衛將軍袁粲聞
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
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諸東
府門自通真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杯辭氣橫出高帝對之
甚歡按爲驃騎諮議及齊受禪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
廟歌上勑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圭太學博
士王暄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
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傲酒多所陵忽在直省當敕
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回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間曰卿有
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鑪
既是鑪庸政應爲司鑪爲有司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
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東方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
王儉嘗爲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隊士車
僕射淵出水霑濕很籍超宗先在僧虔躬抗聲曰有天道

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異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
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
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
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上意
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人曰往年
殺鼈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
宗輕慢使兼中丞袁粲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
奏以粲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粲輕文略奏攄法
容非請免粲所居官詔粲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
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能前詔從越嶲行至豫
章上勑內史袁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
王永文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
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等幾卿
列在梁史

謝朏字玄暉超宗之族父而宋左僕射裕之姪子也祖
述吳興太守附載裕傳父緯散騎侍郎朏少好學有美
名文章清麗為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
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玄暉尤被賞遇流連聯對不捨日

夕長史王秀之以玄暢年少相動欲以啓閤武帝嘗勑令還都朏道中爲詩寄西府曰當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朏爲牋辭子隆時荆州信云倚待朏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勑朏接北使朏自以口訥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納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宦未及讓以問周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常俗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所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攝讓文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詔關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朏非疑朏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當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歷自王公已遷衿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祐欲立江夏

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胐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又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澐密致意於胐欲以爲肺腑胐自以受恩明帝并澐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胐兼知衛尉事胐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澐劉晏君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胐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胐常輕祏爲人祏嘗詣胐胐因言有一詩呻左

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後不佳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澐劉晏俱候胐胐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胐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豈可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胐告王敬則及敬則子幼胐不敢相見及當還京都議者多欲報胐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慙小選但恨今自不可刑于寡妻胐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

王公因我而死胱好獎人才會稽孔靈符文筆未爲
時知孔雅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胱胱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雅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其好善如此胱及殷淳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
始隨內還梁武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弘
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
王王以呈帝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詔爲信

聚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胱善爲制此書云
謝顯字仁悠胱之族子也祖密宋府中父莊中書令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莊附載密傳顯少簡靜宋末爲
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
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宵而不問永
明初高選文學以顯爲竟陵王文歷吏部郎有簡秀之
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顯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彧見而
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
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

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瀋曰苟得其人自可湛湎千日悛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慶樂鄴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瀋瀋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甚急當有意意竟尚乃還齋即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瀋又屬疾不知公事請諡以兵臨起之瀋曰天下事公猶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瀋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下晏以爲已力獻媚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瀋共載欲相撫悅瀋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瀋謂曰身家太傅裁得人若何事頭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詶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朗在吳與論落公事積晚瀋輒代朗爲啓上知非朗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朗爲吳興瀋於征虜渚送別朗指瀋口曰此中甚宜飲酒瀋建武之朝辜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武帝聞王儉嘗曰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朗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

起禪靈寺勅瀹撰碑文其辭甚佳子覽附載兄勗傳列左

梁史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護軍將軍自有傳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取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文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千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謂流曜於善納交游愛敬陳王蒸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於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黜還家尚方奪封與弟顗撝由之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顗貢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剌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請高帝謝即拔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直聲幸冉楊郡宴飲撝時舊酒後稍侮同列

謂度景之曰蠢爾蠻荊其俗鄙復謂虞悰曰鬱鬱其
其風陋王曼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
曼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
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槙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
舉兒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幸子沆嗣刻
在梁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
帝與憲圍棊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
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詭幹
者並更其職憲以安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曇爲會稽
以憲爲左軍司馬高帝以山陰戶衆難御欲分爲兩縣
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
令政績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
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
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

與戴逵濟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立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揚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沈沖字景綽昇興武康人也父懷文宋廣陵太守為孝武帝所忌收付廷尉賜死自有傳沖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父懷文得罪被繫沖與兄淡深行謝情哀貌若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二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吾意殺之使其意不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武帝為江州沖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建元中累遷太子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王亮家建武中永從弟昂為中永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獄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普孔氏在東鄉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塾大

呼曰我二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
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
贈太常謚曰恭子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父暢宋會稽太守附載其叔
父南蠻校尉邵傳融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
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
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
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
悅曰融殊貧當厚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清

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寧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
復去及行路經嶝嶮僚賊執融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
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
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
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古靈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
筆注曰滄沙轉白熬波出素積雪飛霜暑路此四句
後所足也覬之與融兄有恩每覬之卒融身負土在
南與交阯太守士燮善燮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投身奔

赴後舉秀才射策中第為當塗令郡中郎不就改為儀曹
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罷歸服闋五十寄繫
延陵獄七朋一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枝不得出十為
左丞孫綽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
勔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帝納之又咎人忌以正
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廻
車徑去自表解職尋遷南陽王文融父暢為丞相義宣
長史義宣敗暢緣為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為南陽
王長史暢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禄乃與從叔征北
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
布衣豈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自樂但人生多待
榛栗棗脩文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
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異一丞雖屬舛錯
今聞南康缺守願為得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
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
弱豈能以山海陋禄中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用辭太傅
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
敷以來並以理音辭簡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
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
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
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當帝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麤故誡乃素懷
有本然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
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

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
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
帝問羣臣彼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在下坐抗
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
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
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請假還鄉詣
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前儉不得
已趨就之融曰使融爲不慕勢而今君爲趨士豈不美
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

吏部尚書何戡善往詣戡誤遶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
曰非是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其爲異如此入爲長沙王鎮軍參軍竟陵王征北諮議
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勑朝臣
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
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容
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華帶大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以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住靈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甚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倭李道固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宇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嗤感是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多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無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入弁朝冠簪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時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立十融著高屐爲

負土成墳至是爲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放時死子良答
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
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
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君負融事之悉脫衣以爲賻被
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嘗白以
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
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平生所善皆當
雲一笑三千貫棺無飾衣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
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專各遣還家曰以吾生平之
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
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
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
可使耳爲心師也夫又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正當
有其體文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適寄人籬下臨
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嫵在其
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

挺蓋不隕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十卷行於世
自名其集爲二王海司徒緒淵問其故融云蓋王以比德
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第
六弟寶稱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濡何點陸
慧曉孔稚珪至融第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
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
曰鄉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稚珪及融並第五寶稱
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譙領胄在江陵以棄腰輿詣領胄舉
動自若領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部初名亂四海橫流既
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領胄
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參電後位御史中丞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祖裕之宋特進左光祿大
夫自有傳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始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貞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許月以此頻轉兩府外兵
曹參軍後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
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遂智者不
昧財亦不遂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

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齊受命爲務章十上疑
驃騎長史嶷荊州立學以秀之爲儒林祭酒武帝即
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之有特操
徐羡之傳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及致仕隱吳與與秀
之父瓚之書深昜以靜退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
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
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終不詣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詣
王儉欲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
尉出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
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見
於今可以止足便無復仕進志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
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
墓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
而已世人以僕妾宜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以多
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秀之從父第延
之字希季父昇之位都官尚書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
事舉秀才累遷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葺補
往候之具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立當爲

郡太守罷還家產無所增益邊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一謝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餚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謂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領始平太守罷還家產無所增益邊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一謝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餚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謂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領始平太守罷還家產無所增益邊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一謝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餚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謂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

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來賓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韜少歷清官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官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妻子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曰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嘗預召會

退吾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使今日爲重貴游吾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金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裕之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稚珪何假參此豈有全理竟以憂卒秀之子峻字茂遠少美風姿善容止位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梁武帝甚悅其風采不與陳郡謝朏同貝識要不遷侍中吏部尚書勳德甚得名譽峻性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謙仕進覽仍出爲吳興太守峻吏部向書出爲吳興太守並心不畏彊御示不屈勳俗精清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涉疎曠曰守無所營尚約儉務潛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公主尚始興王女敏亦昌主琮不甚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儀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嘗祖見大謝仁祖孫亦不離耶毀下頗媿爲

門戶耳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太原晉陽人也父玄謨宋護軍將軍豫州刺史自有傳瞻負氣好聚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榻引滿促膝唯餘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尚論武帝在大牀寢瞻謂疑少時早與瞻交瞻嘗候疑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豈疑言次忽問王彧兄楷賢愚何如殼道殼瞻曰卿遂領小名曰多汝兄愚那得忽來問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衛之未嘗形之於色後歷黃門侍郎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陛拜不知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答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然無言瞻從叔玄載字彥休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泛收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高帝封鄂縣子建元元年為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尚州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第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欲共親魏譚書結玄

邈玄邈長吏旁叔安進曰帝衣章帶之士衛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高皇方朔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敢擧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

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出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

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袁彖字緯才陳郡陽夏人宋贈侍中湛之從曾孫也湛自有傳祖洵吳郡太守父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位武陵内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雍州刺史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在雍州舉兵事敗爲宋明帝所誅投尸於江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

訪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暠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入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誘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今宗躬啓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

曰大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識之曰交手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工曼爲人曼請交不答武帝在凌殿用金柄刀子翦爪曼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曼曰袁豪爲臣說之上銜怒又豪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治豪妹爲竟陵王

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治曰治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宰治屢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勑見豪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豪充腰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字益靖子豪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熙

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

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屈於宋時又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數曰有子如亥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補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甚悅廓之諫之曰夫楊畔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何偏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音太子改容謝之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曾祖穆之宋佐命元勳贈侍中司徒自有傳祖弘之宣城淮南二郡太守俱有傳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軍參軍少好文學性韻剛躁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是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議汗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武帝銜而不問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重聞朝廷祥於朝士多所貶忍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爲令僕矣其倨慢如此者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議議

若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
王黜於楚岫韋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武帝帝令
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勑祥曰卿素
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醫肉侮慢此是卿家行不
足乃無關他人見卿擬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當原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
廣州不得言心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陸澄字彥深吳人也祖玩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
學博士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
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彪續漢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
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
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
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
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
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建元元
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

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儀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諫聞膚見貽橈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事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王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詔梁舊有庫僅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亦有一本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著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注帝與儉答曰易體微遠實參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尚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侯兩注存棄略況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弄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名頠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暨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士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市箱凡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奉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好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年七十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初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

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即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甚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

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掌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時有何憲者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畢覽羣籍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杳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幷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邊者字世逸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邊眞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邊常謀議帷幄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邊猶陛下之有臣也

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逿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晉丹楊尹琰六世孫也祖弘之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琛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丹楊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喪矣荒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誄瓛微服往哭弁致賻助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論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識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

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勿嚫
使數入而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嚫爲中書
郎使吏部尚書何戡喻旨戡謂嚫曰上意欲以鳳池相
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嚫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
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嚫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嚫終
不就武陵王晃爲會稽太守上欲令嚫爲益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嚫與張融王思遠書言情固辭不受除步兵
校尉又不拜嚫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
遊莫不下帷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嚫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禮橋危屋數間上皆穿
漏學徒景慕不敢指斥呼爲高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
脩謁十年表武帝爲嚫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
徒皆賀嚫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

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瓘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尉於瓘宅營齋及亟門人受學
並弔服臨送時年六十六瓘有至性祖母亡病疽經年手
持膏藥糊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嘗謂親戚曰阿穉便
是今世曾子阿穉瓘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劉建元
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爲瓘娶王氏女王氏因穿壁權覆
土落孔氏非上孔氏不悅瓘怒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不
出廬足爲之屈枝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瓘在山三
年不敢來服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

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瓘立碑諡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
行於世初瓘講月令毋謂學生嚴桓之曰江右以來陰
陽歷數之學褒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
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
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太石瓘
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
還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瓘第建宇
子敬方執正直儒雅不及瓘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

明帝挽郎建元初爲武陵王晃冠軍征虜參軍晃與僚
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宰夫之事殿下親執
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
兄瓚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獻
怪其久璡曰向來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
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署射聲校尉掌於宮時

濟陽江春嘗欲亦清介鉏厲時人皆有名行伯父仲元又爲侍中
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
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伯父仲元又爲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眞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
舍人狄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眞不與相聞當
請養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
脩達貴公子孫以才藏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
人焉顧琛一公兩掾黃人並入門戶陸子眞五世內侍我之

流亞子眞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
介正立不雜交遊會稽內史同郡張籍薦之曰江東葉
葉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騎牀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
書郎鄉輩乃復以爲慶郭高帝表誉後慧曉撰答詔
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
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
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戲曰此
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出守會稽上
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
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陸慧曉並宅其間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
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
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能凝如能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
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
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煩上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
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朗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
羣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
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
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慧曉歷職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
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十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
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
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
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
申好慧曉不納更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以辜詣問慧曉

仍謂曰都令史語悉舊員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能復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復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若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其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俄爾以丈卒贈太常三子僚佐並有聲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依姿容髣髴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慧曉兄子閑字遐業有風猷識量涉于史長於微言美學蜀郡太守傾梁史有傳

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人臣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

陷城閉以綱佐被收至杜姥
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
魏卿時隨閉抱頸求代死五
害之厥字韓卿少有風鑒雅
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簡
高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
胐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
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
朓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
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
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
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
爲鐘鼓鶴膝五字之中音韻
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
約宋書謝靈運傳後文論其
亭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窮
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
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時
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昂奔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詳既
賢似不都語此處而云此
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
至斯則揣情謬於云黃

句若其音律也范又云時亦會此書尚書云或閒與理
合則美韻清謳有辭音調並著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
此以往可得而言矣忍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閒
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
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
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
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皇識

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合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
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
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
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無病無悔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
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
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
次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
多義兼奕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鴈便是二體之作善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土

平子恢富羽徵不累於濫盧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蜜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劉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縣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高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肯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
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
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
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
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壁言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
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
其方參差變動所睹實多又故鄭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
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併宜不得頓相垂反覆猶予野
操尚交得忽有闡發實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
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各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
頓舛也十衡鏘鏘云滄浪若鏡錦綺之有灌色江波其中復有

一止斤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郎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後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銓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工拙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拙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脩容儀嘗弊衣於尾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拙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禄敕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拙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之動而撫徵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事起難厥父閉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又有魯稽震父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聘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厥弟襄附載僅傳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秦始中寵哥妥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聿道精舍吉日於靜屋四面朝拜梁泗傍洫東出過錢塘北郭轢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郡東向坐不敢背

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産密白高帝曰沈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禄大夫以麗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伸智還居父山舍伸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求明中歷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裴杜預注律二十卷曰張杜律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裴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十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繆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奏正舊注有輕重處意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依旨平

決至九年成書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録序一卷所奏
獲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有欲
讀者策試上過第即權用使勲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
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
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
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
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爲陳蕃置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
曰我聽鼓吹猶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
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
以牀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廣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嘗謂惠開性

太險每致諍憲開不悅答顯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憲開還都宗明帝顧好玄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從容真帝所爲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高帝輔政引接顯顯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高帝口授令顯裁答轉都官尚書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顯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顯音辭詼諧麤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顯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侍領東宮步從射民車騎將軍臧質冢得衛恒敬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顯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就顯換之顯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獲善會問顯虛席晤語辭韻如流

聽觀者忘倦籍籍亡名與張顯相遇輒以玄言相滯蘭
曰不解清賓終日長嘯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
軍王儉謂顯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韮秋末
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顯卿精進
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
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辭
始著四聲切韻行於世後卒於官子捨別在陳史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雍州刺
史以善政聞父蔡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
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不言哭劉勔見而奇之謂曰
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攸聲解褐奉朝請稍遷駕部
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滫雖生韭雜菜杜畝戲之曰
誰謂庾郎貧食韭常有一七種言三九也累遷尚書
左丞衛軍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
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之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
之為衛軍長史文陸侯簫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

其選度景行沉緑水依芙蓉含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仕黄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掌大選昊之風範和潤容止貞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姿之美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度昊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眞上甚悦王儉乃曰國家以昊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眞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答者王儉因曰昊之昊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並是臣子

輕汾仰量時人雅歎其辯

使問昊之曰百姓那得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欲掃蕩京洛寇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答曰朝廷既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勑昊之及瀋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昊之遷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江斆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曾祖夷宋湘州刺史自有傳祖湛吏部尚書父仕心著作佐郎斆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竟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

名器少有差人譽尚等武皇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
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數數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
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數燕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
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累居內官每以侍奉陳請朝
廷優其朝直初湛愛褚淵之文大義不終褚淵爲衛軍
畫數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轉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
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請閑之職永發溫清啓求自解
初宋明帝敕數出繼其叔孫爲後祖淳後於是僕射王
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
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侯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
忠簡徇嗣所宜唯數一人傍無脊屬數宜還本若不欲
江慈絕後可以數小兒繼孫爲孫尚書參議以開世立
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隆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
義無所據於是數遂奉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
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信檢
覆數藏此客而數自引答一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
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員外常人上意乃釋永明中爲

竟陵王司馬敳好文辭圖書滿篋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
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呉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
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敳今重登禮閣兼
掌六軍慈渥所霑寔有優泰但語其事任始同開闢天
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之同敳常啓吾爲其負重惡今既以何亂王營王還
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武
帝稍歷軍校咨議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緣至此爲報過分嫡不得
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敳謝鯤我不得
晉此意可自詣之僧眞聚斂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
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
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敳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發朝臣皆被召入宮敳至雲
龍門方知廢立託敳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
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年四十四遺令不受贈贈
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敳命不受詔嘉美之從
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列在梁史

何戢字惠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中書令自有傳父
偃吏部尚書被遇於孝武帝戢以選尚山陰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
淵入內侍已淵雖見拘迫終不肯從與戢同晉止月餘
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淵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
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高帝
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上好水引麴戢令婦女躬
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遷高帝相國長史
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
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弘資重欲加散騎常
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留作吏部尚書資與
戢相似領選職方音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蠲
免不宜過多臣與王倫竟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
有三蟬若帖以驍騎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
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
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左衛
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賜戢蠅雀扇乃
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寧方先皆能畫歎其巧絕

戚因王晏獻之上令晏百餘人意明年卒時年三十六
謚懿子女爲鄱林王后以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戚從叔昌寓字儼望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
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
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若是啓高帝理其寃文與司
空褚淵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
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
爲荆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齎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
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
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郭即時自有啓聞須及更
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
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討
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
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
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鸞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

笑謂坐客曰遠遠華胄昌寓不雜父游通和汎愛歷郡
皆以清白稱後率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
子子敬容後史有傳
蔡約字景禧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自有傳
父興宗光禄大夫約少尚宋孝武帝女安吉公主拜駙
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
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不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
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邊
盛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
明帝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脱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
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悦祏曰大將軍有揖
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東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
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列在梁史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祖松之宋光禄大夫自有傳父駰
南中郎外兵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
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

擬昭明議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
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
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
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
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
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徵中出爲長沙
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
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
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
郎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
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宣云神人與
其玉印玉版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
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
武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
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
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
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
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別在梁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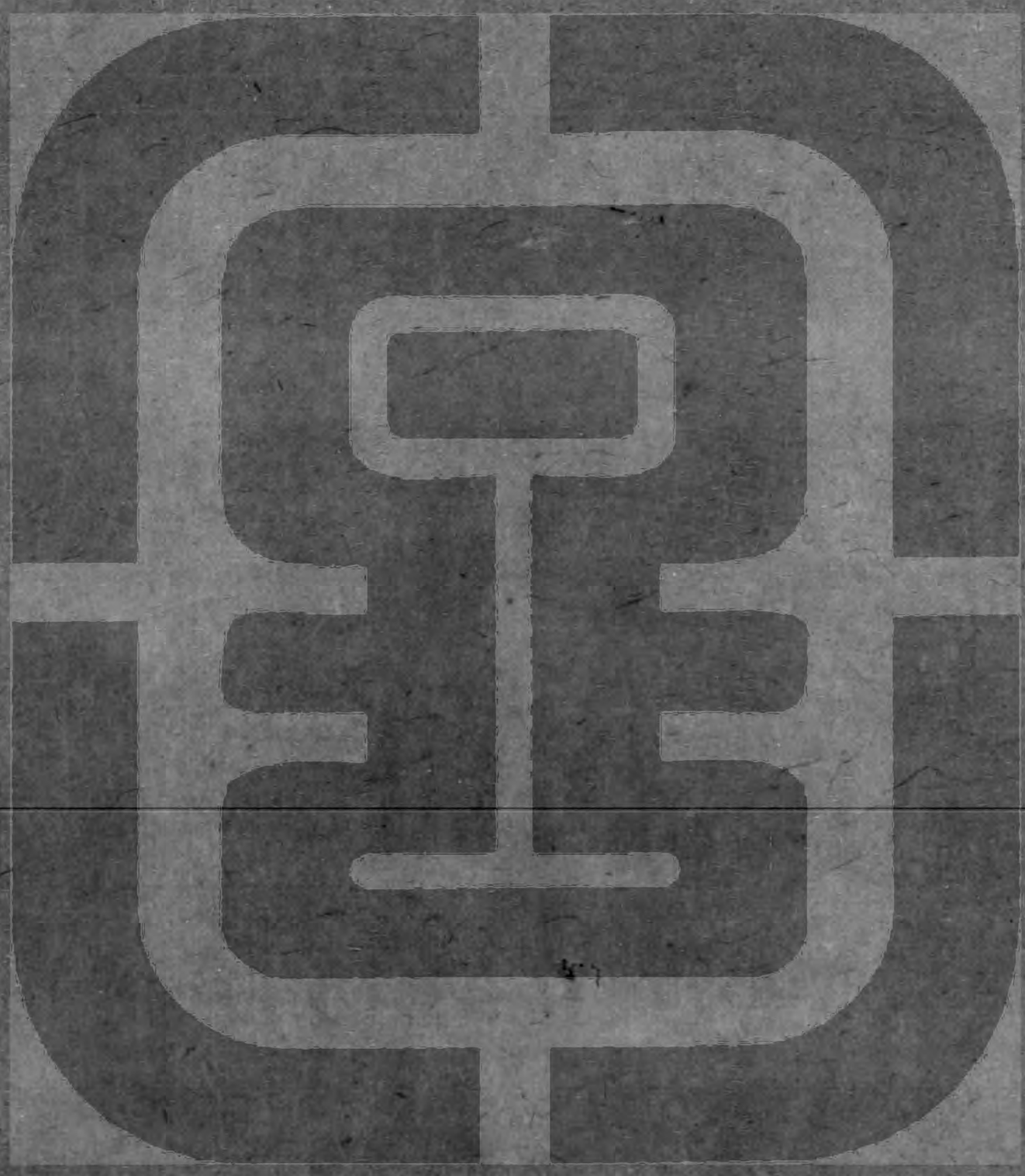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宋湘州刺史覬之孫也覬之自有傳憲之性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史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槨充貴悉裹以筵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官爲收瘞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別事不稍宥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吕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屯廨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部縣爭訴帝怒

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終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
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並發運米以給之元懿又
陵牛埭稅官格曰二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牛長百萬
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之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
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昔始立牛
埭非苟通儲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立此
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
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己功或禁遏別道又生理外
凡如此類不經埭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
來喧訴始得暫罷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宜蠲
豐良由飢餒舊格新減尚未議蠲救加倍將以何術
皇慈恤隱振廩繼糒而元懿幸災擅利重增困瘼人而
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
加無贏觕並皆舊格有饒愚愚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
不副言懼貽罪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爲害不小又
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尚是深以方直見知遷
廬江郎邑陵王長史南郡南豫二州事無巨細諮事未嘗
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

三縣界立邑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林示遷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覩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五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瞻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謹舅姑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死不許憲之賜以東皐小宅使就養焉憲之既卒於家臨命爲篇曰吾聞死生有命貴賤在天夫憲之賦命如此職由累經宰郡資無德爲因求還吳乾加太守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宋制敕其子薄葬務從簡素琇之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命爲石及歸蕭然環堵不免飢也靖自有傳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幼爲國子生舉孝廉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獻乾薑二十斤武帝

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嵗餘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
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王詔書數至問以方略遷
事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安北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乃自引決交人陸閣諫之琇
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
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奐列在
陳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
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御史中丞父瓌之司空諮議
參軍從兄慥之宋尚書吏部郎太常逡之少好學博聞仕
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左僕射逡之儀重儒術逡之以著
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檢撰古今喪服
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時國學久廢建
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郎永
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
衣裳不濟凡宴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
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儀職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
顯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列傳第五十一